

當布農族導師 遇到達悟語教師

族語教室裡的協同教學

ブヌン族担任とタオ語教師の邂逅—民族言語教室のチーム・ティーチング
When a Bunun Kindergarten Teacher Meets a Tao-Language Teacher:
Cooperative Teaching in an Aboriginal-Language Class

文・圖 | 峇儒斯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本文嘗試以一位布農族幼教師的身分，敘說在本人的幼稚園班級，與達悟族(雅美族)族語教師協同行動教學半學期的過程。

幼稚園的族語課程與我

班上的達悟語老師通常是當地的族人，全校學生的族語教學，通常是由同一位族語老師授課。對於幼稚園族語教學的內容，除了玩遊戲學母語之外，就是聽達悟族傳統口傳下來的神話故事。我認為這契合幼稚園階段年齡孩子學習發展的特性。

課程從第一堂課族語教師與學生的自我介紹中開始，從自身姓名的由來展開，尋找族語的認同，找尋族群與自我的認同。再來是教1~10與族語數字兒歌教唱，反覆的手指與遊戲練習，讓孩子在愉悅與歡笑中度過。也有大家熟悉的世界名曲如兩隻老虎、十個印第安人的旋律，改編成達悟語版兒歌，被族語教師用來以唱遊的方式進行教學。而這些改編的族語版本



兒歌，我在回到布農族部落的家鄉時，也會聽到部落學校的孩子，用布農族語翻唱。時間、空間不同，卻覺得親近而有創意，有時甚至就在我達悟族的班級，我用我自己的布農族語，唱起同樣是改編的兒歌來與孩子互動，孩子會嘻笑而覺得好玩，也跟著學唱起布農族語版的兒歌來了。那個畫面是達悟族小孩唱起布農族語的兒歌，布農族的老師用簡單的達悟語、國語、布農語跟孩子溝通，使族語教學有了無限延伸學習的可能，讓多元文化教育有了多元的想像，真是有趣！

社區家長（藝術家）向小朋友分享工作室的作品展覽。



族語教師輪流與學生邊唱邊玩用達悟族語唱的手指謔。



幼稚園的課程強調在遊戲與工作中學習、實務與具體操作，因此，族語老師可以就原住民各族普遍都有的歌謠與樂舞特色著手，以兒時遊戲與口說故事為主。而口說故事通常最好有圖片與畫面的搭配，讓孩子學起來更有趣。

族語教室中導師的角色

我，一位布農族的導師，隨同達悟族孩子在達悟語課堂的學習，開始是一件充滿挑戰的事，雖然我會在孩子旁邊，用注音拼音寫下達悟語的發音，也會用英語音譯學達悟語，然而，我的學習成熟時間點通常與孩子們是不同的，我在這個布農族老師要在課前的複習、轉換活動時間的複習、唱遊時間，甚至是遊戲課堂的複習時，學習達悟語才會更快，可見環境與反覆練習的重要性。

在族語課堂裡，我除了在旁觀察孩子的學習並做記錄外，也在班級經營上，如秩序或空間及設備的安排，提供族語老師適時的協助，

導師應該珍惜更多元學習的空間，與族語教師合作並配合教學之外，使更多族語文化課程進行延伸學習，才能真正具有多元文化教育觀。

並且對課堂做文字及影像記錄、學習族語教師與孩子有效互動的口語/母語、記錄達悟語文化課程的內容、蒐集族語教師不同的教材教法等。使我對達悟族孩子與文化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在平日的課堂中，我使用達悟語稱呼每一位小朋友自己的傳統名字，船、飛魚、你好與謝謝（甚至也出現小朋友罵人的詞彙）等日常生活用語，都是我與孩子更親密的基礎，也是與家長溝通更貼近的橋樑。

在運動場上，我用達悟語呼喊孩子的傳統名字、替班上每一個孩子加油，這時家長聽見的是孩子的導師在給自家的孩子達悟式加油；當運動會場司儀手中的麥克風傳到導師手上時，家長聽見的是孩子的導師在唱達悟語歌曲；他們的眼神也總是會去留意司令台上是哪個孩子在表演，當發現孩子是被布農族老師推薦上去展現一下族語教學的教唱成果時，是多麼驚喜，而一旁的族語老師會多榮耀與欣喜啊！尤其當族語老師看到導師為期末教學活動的成果，以孩子們在族語學期課程中學習族語的情況，做了一系列照片、錄影、文字的記錄及教材展示，可擴大成為家長與學校課程對話的題材，或許能用來調整學校的學習環境或教學方式，使在校學習能盡量以家庭生活的樣貌呈現，讓學習生活化。



文化即生活：導師邀請當地達悟族人講解飛魚季期間的性別分工。

在導師與族語教師的溝通與共同學習上，雙方有了某種程度的信任與共識之後，族語老師會不時讓我參與族語教學，例如問我：「X老師，我說的對不對？」、「請問X老師，是不是？」、「X老師，你看誰不想上課的？」，這時讓導師以協同行動教學的角色介入，以肯認她的教學與說法，使孩子更確定老師們在教學上的一致性。族語老師也很樂意分享我的提問，誠懇以她身為當地族人的觀點回應。到後來，族語老師依當時她對我的印象，給了我一個達悟的名字：Simagaga。她說，「因為我是一個愛笑的人」。



多元文化教育中的族語教學

當在一個學校班級，學生平常的生活與學習，是以導師為主要的相處對象時，那麼彈性或綜合活動以外的主題學習課程，如族語教學或性別教育課程的授課老師，對班上學生的常規及掌握，就必須有某種程度的認識與了解。反之，在進行族語課程教學的時候，導師應該以更謙虛的態度，藉由機會難得的「觀摩教學」來向族語教師學習，這是全班師生共同學習的時刻。

然而，我們在教學現場經常可以看到，當族語教師一進課堂教室的大門或在課

堂開始教學時，導師就離開教室或是自顧自的忙碌於手邊的事務，常無法有效看見、聽見孩子的學習狀況，頂多是班上孩子頑皮影響秩序，而族語教師課後向老師報告。當然也有可能因為導師的不在場，族語老師在班級經營的技巧上不純熟，而影響族語教學的品質。這樣也容易使族語教師與一般教師產生隔閡與誤解，例如，一般老師可能對族語支援教師的專業不信任，而有的族語教師會認為在學校沒有被重視，甚至有的學校沒有提供族語教師辦公桌椅，錄放音機、照相機等教學設備要族語教師自己準備，影印資料及取得教學相關資源要族語教師自行處理。我想，這些都可以經由協

同教學或行政上的溝通而獲得解決的。

然而，族語教學與文化理解的重要性為何？族語教學常因為不是主要教學科目而沒有被重視。如果族語老師是當地人、當地文化的傳承者，如大部分的族語教師是當地教會牧師、傳道或是對族群、族語文化有興趣的人，那麼某種程度他們會很瞭解當地族群文化的特性，因而了解對當地學生、孩子有效的學習型態與生活態度。

在一片對族語支援教師不信任與質疑專業的聲浪中，如何在協同教學上提供人力及物力的支援，除了牽涉到族語教師自身的需求之外，教育體制和一般教師，也應以謙虛學習的態度看待族語教師。導師應該珍惜更多元學習的空間，與族語教師合作並配合教學，並在一般課業之外，有更多族語文化課程進行延伸學習，才能真正具有多元文化教育觀。而我相信族語教師有這個能力，應該也有這樣的影響力。

筆者認為，行動研究與協同教學將是一個可供參考的方向。多元文化教育的母語／鄉土課程，不是只有當地學生、家長及族語教師的學習，而是整個學校、社區，甚至是大社會共同要學習的一門課。◆



峇儒斯 Balalavi Adus
 布農族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幼稚園教師師資班畢業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多元文化教育
 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國立教育電台台東分台委製節目
 主持人（節目名稱：深林原情—
 我是這樣長大的！）